

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

女兒上學了
在綿羊班上課
老師說
她是一隻文靜的綿羊
只是過於安靜
不太應答
夜晚，在我數羊的時候
我看見了她
一隻動作與其他羊不一樣
不斷脫隊的綿羊
眼神那麼桀驁
在我的夢裡她說
她不要跳柵欄，她要跳火圈
綿羊的毛著火燒焦
一坨坨黑黑的毛球
我急忙倒水，滅火……
卻滅不了她的哭聲
都怪我總是忘了

每一隻綿羊
本來就不會一樣

至於我的小兒子
去了大象班
一開始他也像
其他的小象一樣哭
他的手那麼短那麼粗
緊緊抓著我不放
我的衣領被他的眼淚
染成灰色的
老師對我點頭示意後
便強行抱走他
離開學校之後
一整天
我都聽見他的哭聲
路人說
那麼快就讓他上學好嗎？
你應該讓他
攀住妳的喉嚨
應該背起他

即使他都要賴不睡覺不吃飯
他還那麼小
而妳本來就該是
一名母親

綿羊和大象
在學校裡還好嗎？
把他們從學校帶回來
好嗎？
一直帶著大象和綿羊在身邊
好嗎？
去大賣場的時候
看見別人帶著
袋鼠兔子食蟻獸
內心揪著
我的大象和綿羊呢？
對不起
讓你們離開我的這片草原
你們是最喜歡的吧？
這片草原有著圍欄
多麼安全

你們可以放聲哭泣
沒有野狼進得來

上學好嗎？
你們的心像我一樣
隱隱痛著嗎？
溜滑梯敢溜嗎？
手洗得夠乾淨嗎？
有蓋好棒章嗎？
餐點好吃嗎？
沒有我在的時候
睡得好嗎？

放學去接的時候
大象的腳蹦蹦跳跳著
綿羊的腳拍拍拍的跑著
他們往前跑啊往前跑
衝破了圍欄
臉上的笑容那麼飽滿
我得喚他們停下來
停下來，等我

前面有斑馬線，紅綠燈
我們得牽手
才能過啊

後記

母殤

游書珣

夜裡醒來做家事，行走之間，腳底板突傳來一陣帶著癢的刺痛感，肉眼看不出異狀，拿出放大鏡一看，是一根約莫五公厘的髮絲刺入皮膚。這才想起前幾天替一歲多的兒子理髮，許多細短的髮散落地板，掃除之間，遺落了一些。我找來一根針，以酒精消毒後，膽顫心驚的挑開腳底的皮，幸好不痛，也順利將髮絲取出。

想起之前罹患媽媽手去看醫生時，順便詢問了手上的一個不明傷口，醫生對我笑笑說，當媽媽的很容易這樣，總是忽略自己的小傷，常常自己撞上了，下一秒便要處理孩子的事：便溺、爭吵、嘔吐、跌倒等各式各樣的狀況。另外還有因為懷胎而留下來的痔瘡，原本規律的月經變得容易大量出血等等，這才發現，成為母親本身便是一種傷，身上總是帶著各種因為孩子而生出的傷痕。面對這些傷，得要花多少力氣、多少精神才能回復到往日的狀態？

猶記得老大胎盤早剝，出生時全身發紫，搶救一陣才見哭聲，

我也因此大量失血，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做「躺在血泊中」，躺在病床上渾身顫抖，不斷喚來護士更換染血床單。

老二剖腹急產生下，生產過程中因不明感染，母子均發燒，住院八天施打抗生素；剖腹之後留下的疤痕，因為有著蟹足腫體質，那疤痕不但明顯，還微微紅腫突起。皮膚變乾燥時，或者彎腰動作持續久一些，便隱隱有刺癢感，提醒著我當初剖腹時的傷。

想必未經歷生產之人仍無法體會了解，距離生產經驗太久的人想必也遺忘其中許多細節，或許覺得生產狀況百百種，這也沒什麼大不了，但或許這就是我出詩集的原因吧——我曾經是這兩種人，當我還是前者時，我對這類題材毫無共感，我也相信，再過幾年之後，我也會漸漸淡忘此時此刻的感受，只留下粗略的記憶。

由此想來，更覺得此時此刻彌足珍貴。

我特別喜歡觀察成為母親之後的女性。推著嬰兒車與我擦肩而過的母親們，有的面帶愁容，有的幸福洋溢，母親們的育兒命運簡直天差地遠。

許多外顯的，含有痛覺的傷容易被發現與治療，但更多內在的，刻畫進大腦皮層的傷，一種黑暗的感覺，就算自己發現意會了，也很難令缺乏生產育兒經驗的他人理解。

世界上的母親們，都同時經歷著這些，遺憾的是，不見得每個母親的身邊都有提供支持的對象與環境；即便有著也曾身為母親的長輩們，他們身處的育兒環境也不一定相同。後來我發現，更重要的是，這些記憶很容易被遺忘。以我自己為例，身為一個母親，即便是一個月以前的事情，已經很難回想起，彷彿已是多遙遠的事情，更何況已經脫離育兒生活幾十年的長輩們了。

因此，此刻正在育兒的母親們，他們身處的孤獨其實是他人無從想像的——我衷心懇請大家即便無法理解，也請給予包容，切莫過於責難正在育兒中的母親，包含育兒相關的種種細節。

但願每個母親最終是快樂的，即使帶著種種無法復原的傷。